

让古老苗绣走出时尚范

○ 通讯员 罗羽

2019年,阿新开设在西安、北京、天津等地的十多家门店年营业额约1900万元。到了2020年,凭借线上发力,其公司年营业额超2000万元。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传统的也是时尚的。”阿新说,只要通过不断创新,学会顺应新时代的传播方式,就能让苗族文化更好地融入世人生活,变身为时尚、潮流产品。

阿新是苗名,原名叫杨春林,出生于1989年,是凯里市湾水镇江口村人,生长在苗家。

小时候,他经常观察表姐、堂姐、外婆等用针线缝制绣片,五颜六色的绣片让他移不开眼。通过学习,他慢慢变身为一位“刺绣男孩”。

“初高中时,我已掌握了些刺绣技术,偶尔会用刺绣手法帮同学改造校服,‘刺绣男孩’的绰号被正式叫响。”男孩子做刺绣,这在苗族中算是一件罕闻事。

高中毕业后,阿新到西安上大学。学习之余,他把一些家乡苗绣和银饰拿来摆地摊,慢慢攒下10万元,并由此产生了创业念头。

“通过摆地摊我发现,我们苗族文化有着巨大市场潜力,这促使我想通过创业方式,更好地带动苗族群众以‘指尖技艺’挣钱致富,同时促进苗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他说。

2013年,他用攒下的钱在西安开了一家名叫“古阿新”的服装店。因为对设计感兴趣,他把苗绣技法和图案融入现代年轻人喜欢的服饰产品,让传统苗绣焕发新生,成为热门品牌。

“苗绣都是深藏在大山,难为外界知晓。加上现代生活的冲击,愿意学习苗绣的年轻一代正在消失。”他说。

他认为,商业化是一条路径,既要通过商业化让苗绣创新融入现代生活以获得更好生存,又要让商业化带来的财富促进苗绣等手工艺更好地传承。

“新媒介为传统苗绣提供了展示舞台,同时也让更多人看到,古老的苗绣在今天不仅依然有价值,也有市场、能赚钱。”他说。

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带动,阿新把获得的订单交给两三百位苗族绣娘,让她们利用农闲时间专注于刺绣。她



们中少的每年可挣七八千元,多的能挣两三万元。

“生存好了,才能更好地做好文化传承。”阿新介绍,近年来他还参加了不少国际时装周,其作品也出国巡展多次。但他并不满足,还想通过参加更多巡展“把苗绣等中国文化更深、更远地传播出去”。

奖励拾金不昧让道德更“自信”

○ 李英锋

广州近日审议通过了《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对于拾金不昧者或处理拾遗物品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公安机关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奖励。(2月25日央视网)

实际上,广州市奖励拾金不昧的规定并非新规。之前多部版本的《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都有相应的奖励条款。所谓的“奖励新规”只是在旧版规定基础上的传承、发展和完善。而几乎每一次奖励版本的修订,都会引来舆论的高度关注和热议,说明很多人对于奖励拾金不昧的做法非常敏感,存在着不小的认知争议,也说明这一话题具有很大的讨论价值。

相当一部分人抱有理想化、纯粹性的拾金不昧情结,认为奖励或报酬与拾金不昧是对立关系,会让拾金不昧变质、打折,拾金不昧不应附加任何物质条件,拾金者应该心底无私,不索取、接受任何奖励或报酬,有关部门也不应该给予奖励。这种理解包含了对拾金不昧的误解成分,过度拔高拾金不昧的标准、过度强调拾金不昧的无私性,不符合生活实际,不符合道德、文明和法律发展的趋势。

拾金不昧中的“不昧”指的是不隐藏、不私留、不侵占、不滥用,并不是不可以接受奖励或报酬。拾金不昧的美德与获得适当奖励、报酬不是矛盾对立的,获得奖励、报酬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拾金不昧的性质,反而能够激励人们拾金不昧。

《吕氏春秋》记载了“子路受牛”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路救起一名落水者,那人感谢他,送了一头牛,子路竟然“见利忘义”,收下了贵重的酬谢物。然而,孔子对此却倍加赞赏,认为此举将会激励更多的人去做善事,从而让更多的人受益。这则故事的道理同样适用于拾金不昧。在道德层面,奖励或报酬并不会减损拾金不昧的成色,只会给道德加油,让道德更闪光,更“自信”。

在法律层面,针对拾金不昧的报酬或奖励也有依据或参照。《民法典》第三百一十七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有明确的权利人或认领人的,可以据此以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或兑付悬赏等方式向拾金者给付报酬或奖励,但拾金者有接受或放弃的选择权。

广州市的奖励规定指向的是拾金的财物无主或暂时无主认领的情况,由公安机关对拾金者给予适当奖励,填补的是拾金者的必要保管费用等支出无人担负的空白,具有公益性质,也有助于呵护激励公平。这种奖励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对接《民法典》的保管费用给付规则,只不过,在无主或暂时无主的情况下,给付者变成了公安机关。尽管奖励资金最终列入公安机关的预算,由财政承担,但这笔钱能够鼓励人们拾金不昧,能够弘扬社会正气,也有利于维护遗失物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花得很值。

奖励拾金不昧彰显了政府表彰好人好事、推进道德文明建设的努力,体现了政府的责任担当,也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理应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镇远警民接力 送还游客失物

本报讯(通讯员 郑交轩)最近,湖南怀化的李先生到镇远走亲访友,在游玩途中不慎将钱包、银行卡及身份证全部丢失,顿时无心赏景。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接到镇远公安交警唐警官的电话,告知他丢失的钱包在该县五小路段的交警岗点处,请及时前来认领。这失而复得的消息,瞬间让李某感觉镇远的山好、水好、人更好。

当天下午3时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好心市民在镇远新大桥处捡到一个黑色钱包,打开一看里面除了身份证、银行卡,还有几张大额现金。好心市民在现场喊了好几声“谁丢了钱包”都没人应答,便开车寻找警察,在五小路段与正在执勤的交警唐超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接力,及时将钱包物归原主。

为尽快将钱包还给失主,值勤交警唐超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查询到了李先生的电话号码,并打电话通知他前来认领。大约15分钟后,一对年轻男女快步走过来,并向交警唐超说明来意。通过进一步信息确认后,值勤交警将钱包原封不动地交到了失主李先生手里。

雷山县方祥乡:

“传帮带”机制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胡学常)近年来,为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又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干部队伍,雷山县方祥乡党委、政府着力实施“传帮带”乡、村力量培育工程。为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和有力的人才支撑。

乡村干部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做足“选育管用”四篇文章,打造环环相扣、无缝对接的乡村力量选拔培养使用链。为激活乡村干部“源头活水”,方祥乡积极探索,广开渠道,打破地域和身份界限,通过广泛走访和平时观察,确保摸底排查村级后备力量,建立村级后备力量人才库。截至目前,全乡已选拔出后备力量18人。

为解决乡村力量“本领恐慌”问题,方祥乡积极利用雷山县搭建的“县级集中培训+县乡领导干部及驻村干部工作队”“传帮带”培养+村级一线锻炼”的后备力量三级培育平台,促进能力素质全面提升。实行轮岗锻炼、“N+1”结对传帮带,定期不定期访谈或面谈等制度,乡村两级共同督促落实帮带责任,切实将帮带工作从“纸上”落实到行动上。

※

2月23日《新华社每日电讯》“新华关注·行走中国”专题刊发报道《刺绣男孩,让古老苗绣走出大山》,反映凯里市湾水镇苗族青年充分利用新媒介,通过线上线下推广,让苗绣创新融入现代生活,创造经济价值,传播民族文化的故事。

2020年以来,借助短视频等线上形式,苗族汉子阿新让传统苗绣更加时尚。

阿新在2018年入驻了抖音等平台,一开始粉丝增长缓慢。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受其影响,阿新关闭了打拼多年后开设的数家门店,更多地转战线上。

“2020年3月,在北京的店临近关停,我开始主推线上展示和直播。结果过去需要花费一年才能卖完的衣服,短短半个月就销售一空。”他说。

我州各地欢庆元宵佳节

本报讯(记者 余天英)做汤圆、打糍粑、猜灯谜、汉服秀、赏花灯、偷菜……2月26日(农历正月十五),正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我州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群众在参与中体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2月26日上午,在麻江县金竹街道仙坝村,这里的苗族村民跳起把糟舞,打起糍粑,欢欢喜喜闹元宵。

在黄平,农历正月十五这一天是专门留给黄平苗寨姑娘的一天。当天的“偷菜”习俗,是苗寨姑娘们最喜欢的民俗活动。

“大家把偷来的菜集中在一起,做白菜宴,据村里的老人说,谁吃得最多,谁就能早点找到意中人。”苗族姑娘潘苑羞答答地介绍,当天姑娘们会成群结队,都拿着菜篮子和镰刀,到菜地里去采摘。

元宵节自然离不开传统的节目猜灯谜,在下司古镇景区里,一个个火红的灯笼在夜色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喜庆。男女老少围在灯笼下,仔细思考谜底。在古镇街上,还有很多俊男美女穿着古装汉服在走秀,好不热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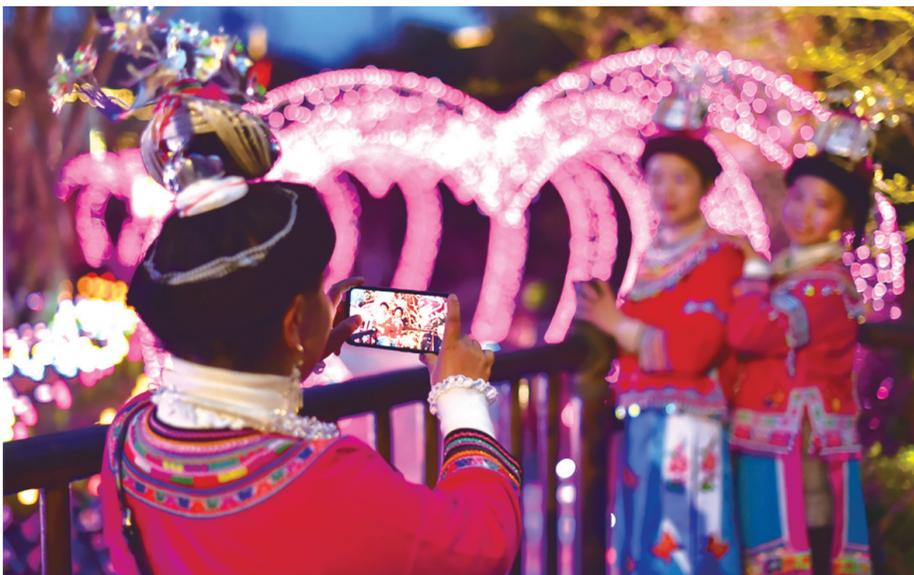
虽然天气有些寒冷,但是在凯里市总工会的户外劳动者综合服务站内,工作人员仍在坚守岗位。

这一天,凯里市总工会开展为环卫工人、城管、交警等户外劳动者代表送汤圆活动,希望他们过一个愉快温馨的元宵佳节。一碗碗热气腾腾的汤圆,一张张惬意的笑脸,构成了一幅温馨的画面!



麻江县宣威镇梦幻灯光节庆元宵。(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谭洪洲 摄)

张灯结彩闹元宵



在丹寨县万达小镇,身着盛装的苗族姑娘在赏花灯。(通讯员 杨武魁 摄)



在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侗族同胞在鼓楼下唱侗族大歌庆佳节。(通讯员 龙梦前 摄)



游客在凯里市下司古镇猜灯谜。(通讯员 凯宣 摄)

90后放映员夫妻的“光影征程”

○ 通讯员 吴志培

尚重镇距离县城较远,吴美艳负责放映的6个行政村中,村与村之间相隔都是六七公里路程,吴美艳走完一圈就要住五六天。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1月份至4月份电影放映暂时停下了脚步,5月份起又开始四处奔波。

农村的公共广场大多数是露天场所,一旦遇到下雨天,特别是“分龙雨”,看了天气预报,晴雨也难料,没有鼓楼花桥公共场所的村寨,他们到了村里,放映也得暂停。这个时候,天气耽误了,可任务必须及时补上,这种情况他们就得住在当地老乡家里,等待雨停后,再继续履行放映职责。

雷雨天气,偏远的村寨有时候连续停电一两天,给电影放映带来了很

大的麻烦。面对各自200余场次的放映任务,夫妻俩每次都密切关注天气预报,联系当地群众,询问天气情况,了解交通状况,尽量避免因为停电或交通障碍影响放映工作。

数据传输是公益电影放映工作的硬性要求。这个硬性要求,不仅十分苛刻,而且在时间上也十分紧迫。有时候在放映的过程中,因为中途停电,在短短10分钟的时间内,如果没有电源,那么放映的这场电影就是无效场次的电影,不仅领不到补贴,而且还完不成放映任务,自己还得补购影片,补够放映场次。

“我们喜欢看农村生活片、故事片、战争片,我们村的电影放映员小吴每次来都能给大家带来许多乐趣,有

时候她还主动给我们讲解电信诈骗、疫情防控等相关知识,他们夫妻俩放电影真的很辛苦。”尚重镇美德村党支部书记姜树林说。

“公益电影放映,白天光线太强没有效果;晚上放映效果好,可是家里俩孩子又太小,哭闹了老人难以照顾。”在谈到公益电影放映工作遇到的困难时,吴美艳坦言,觉得有些愧对孩子。吴波和吴美艳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夫妻俩为了追逐“电影梦”,不仅聚少离多,也几乎成为了孩子们“难以见到的客人”。

夜已深,吴波夫妻俩的电影放映仍在继续,他们小小的银幕点亮了乡村的文化生活,也点亮了观众的内心世界;他们小小的音响,打破了乡村的宁静,也丰富了群众的精神食粮。“农村公益电影放映非常艰苦,我们的孩子又上幼儿园了,没人教没人管,起初我们曾想放弃这项工作,可是看到村里的老人和小孩那一双双渴望电影的眼睛,我俩还是决定在公益电影放映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吴波说。

送文化、送科技下乡,把群众最喜欢的电影送到家门口,为广大群众提供一个文化交流的空间和平台,这是一对90后夫妻的职业追求与心愿。

27岁的吴波,家住黎平县坝寨乡连洞村。他和妻子吴美艳前些年从哥嫂手里接过乡村放映员的接力棒,携手踏上了农村公益电影放映的征程。

夫妻俩风雨无阻,披星戴月,走村串寨,依靠两个音响、一个主机、一张银幕,为群众放映科普教育、生活故事、军事题材等影片,把多元文化、先进技术送给乡亲们。

吴波的放映地点是高屯街道和敷市镇,妻子的放映地点是德风街道、岩洞镇和尚重镇。这些街道和乡镇,地理位置不在同一条交通线上。其中尚重镇是比较偏远的乡镇,仅镇政府所在地就距离县城98公里,长期奔波,辛苦不言而喻。